

葉文敏公集

葉文敏公集

記

重修東城關侯廟記

讀書齋記

九峯草堂記

耻齋記

雙鶴軒記

哲次齋記

比丘尼潮音塔記

乾巵記

玉考功画像記

彭鴻臚畫像記

梁逸民画扇記

翰林侍講學士廬陵張先生碑陰記

洋母李太若碑

葉文敬公集

記

重修東城關侯廟記

古之忠臣義士歿為明神歷世久遠為人彌尊且信者
惟蜀漢前將軍關壯繆侯為最著雖樵夫牧豎兒童走
卒莫不感其德畏其威而再拜起敬也以故侯之廟祀
徧天下凡通都大邑以及窮陬僻壤無不知祀侯者某
年春邑人某生得疾且殆夢侯救之其疾立起生感侯
之惠乃即城東隅侯之故宮增而修之丹楹畫棟煥然
有加於舊兩廊之辟復召畫工繪侯生平行實如俗傳

桃園誓義秉燭達旦之事事竣求文於予予按禮有功
德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孔孟之俎豆
學宮為其道德為萬世師非必能憑依既福人也山川
社稷之祀為其風雨以時陰陽以和有勛王者之化非
必其教可聞而形可接也侯之生前竭力致死以盡人
臣之節其忠義之澤實有可為萬世臣子倡者廟而祀
之血食於人宜矣今生之祀侯但以己疾之愈其事既
近於神怪而報德之舉又出於一人之私似無足稱述
者然而斯廟既新吾邑之士庶與四方之賓客來觀來
遊觀其毅然之容肅然之氣旁皇周浹想見其當日提

戈躍馬斬逆立功之蹟強者賈勇弱者思奮相與勉為
忠孝而不敢懷悖亂之心則生之所為雖出一人之私
而其於礪世厲俗之權未嘗無深助也是烏可無記哉
或曰君之言誠信然嘗考三國志侯之傳行事落落如
誓義秉燭達旦事俱不載君今取而書之然歎予曰吁
是何子之固也君子之論古人取其可以風厲人倫而
已足故割烹食牛之誣則辨之焚廩浚井則不必辨也
必詹：烏謂其烏有而聞之不已甚乎是說之興誠不
知其所自始然於君臣之節兄弟朋友之誼有深繫烏
其在人耳目者深而入人心思者固而其義又可以風

屬於人倫則吾亦不必獨為異也或曰善因并其語書
之

讀書齋記

予以癸卯十月復補國史院編修僦居順成門外老屋
三楹稍葺治之以其西一楹貯書教千卷而名之曰讀
書齋予官號無事平時上直辰入已出既性疎拙酬應
俱絕因得僊仰休息手披口誦乎其間意忻忻也嘗念
清興二十載武功之被薄海內外罔不震盪商乎盛矣
而禮樂制度多沿前代之舊尚未有所施設以稱國家
之規模又慮天子一旦開明堂臨辟雍難搜三代之文
訪六藝之旨或令羣臣論述祖宗功德興詩書相並
作為歌頌薦之郊廟而闕額在廷無有起而應詔者

此亦學士大夫之羞而我徒之憂也昔人謂漢承秦之
後以文帝之恭儉謙讓武帝之雄才大畧皆不能因時
改刻以更化善俗成邈隆之治獨幸其臣賈誼董仲舒
劉向揚雄之徒前後崛起稱先王道古昔雖其言不盡
施行然至今誦其書想見其時以為商周而下言文明
者莫與漢比吾於是知開代之主崇文右儒非粉飾太
平之具也蓋衰衣博帶之士不可一日不立於朝久矣
夫士束髮就傅即思讀書續言卓然有以自見矧予早
竊思松叨列侍從官以文學為名其又將何以自誅耶
然則予之盡心於此匪獨後吾所好庶幾他日後俾有

成竭其爲鈍少備 興朝之驅使俾後之傳儒林者獲
挂名其中而不使 聖代有無一士之謂此區區之志
也嗟乎賢公卿在上比肩賢士在下比肩皆不之憂而
予獨總之焉憂之斯言也予即不自以爲謾世其真以
爲謾焉爾矣

九峯草堂記

勿菴子為堂於九峰之下黃冠葛屨正襟危坐讀老氏之書視天下之大人物之衆若無足措其慮者於是人皆曰勿菴子無志於斯世者也予謂老氏古之賢人其書所言皆治天下國家之術故後世如子房以之佐漢定天下而文帝之為君曹參之為相皆師其意而有致矣魏晉以來祖尚清虛而方士假託始有飛仙變化之說遂欲離世遺垢屏棄一切從事荒忽詭誕之圖此豈老氏之旨哉觀其言曰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又曰治人事天莫如嗇蓋古之君子其將動也必

有愚色澗然嘿然未嘗示人窺伺之形不得已而功成
故天下安焉不得已而言出故天下以為口寔後之人
樂其名之美而忘其事之艱也貿貿焉以天下不足為
未有尺寸之效而張皇震動才智數於外而精神隳乎
內計其所獲而功之就者益寡此其間相去何遠也由
是思之勿菴子豈果無志於斯世者哉嗚呼伊尹耕於
野萬鐘千駟弗顧也及一出而致主澤民如青諸券而
有餘孔子飯蔬飲水視富貴如浮雲然周敦七十三君
栖栖皇皇車敝馬仆而不止彼兩聖人成就不同而為
天下則一誠以萬物同體而在己無可逃其責也而老

氏之學其視我太重而視物太輕苟其形勢之不可而
於我有毛髮之弗使焉則雖物之陷危死亡于我前而
目不瞬寧使天下不見其功而不使我有失身之誚則
其立心之公私有辨矣勿菴子以為何如我豈徒欲賢
於世之貿貿焉以天下不足為而鮮成功者已哉予昔
與勿菴子論孔老之同異有客在座未盡其說故為此
文而及之至於作堂之始末諸記述之已詳予可無贅
也

恥齋記

嗚呼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氏之垂
戒天下後世其詞迫其意懇不啻出涕沱若以告之矣
吾獨以為其間不可不辨焉夫見人之聖而我不若也
我恥之見人之賢而我不若也我恥之恥之得其正也
恥不可一日無也若夫他人名位之高我不若矣而恥
焉祿利之厚我不若矣而恥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我
不若矣而恥焉恥之不得其正也如是之恥其可一日
有乎哉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伊
尹之恥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

與季路之不恥也學者其安從哉夫天下之道二出乎此則入乎彼而已矣克已復禮已不克禮不復也已誠克矣而禮猶未復有是禮哉故吾謂欲求伊尹之恥者當先求季路之不恥始友人某以恥名其齋請記于予予不敢辭也特書所見以相質焉

雙鶴軒記

某年春予游海上携二鶴雜蹄甚小而慧每當風日清
美庭花爛開則晏然長鳴振翼起舞余恒徘徊凝睇移
時不能去因名其軒曰雙鶴軒他日有客過予伺之良
久而無所覩也笑曰此其羊公鶴耶羊公鶴者世傳羊
叔子有鶴善舞嘗置酒召客觀之客至鶴終日不能舞
皆啞然而去客蓋以是謂予云予曰噫嘻客徒知羊公
之鶴而不知羊公之客乎余攷晉史叔子奉始初出鎮
襄陽中平始以疾還朝其時耆倖用事士大夫皆以阿
附苟容躁取高位公忠體國之士往往屏棄田莖彼羊

公之客何容歟吾意必賈充荀勗之儔而鶴之羞而不
欲與相見者也其肯為之舞以充耳目之翫歟易不云
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而孔子以為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鶴之為物其
謂之有知者歟抑無知者歟吾聞君子之道何常之有
或出或處或然或語各當其時之可而已豈物亦有類
是者歟客無慮退次其語為懷鶴軒記

哲次齋記

侍御梁先生葺齋成名之哲次次其意若深慕千古之
獨者一日見予請為之記予少讀論語至孔子曰不得
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未嘗不廢書而嘆人心風俗之壞至今極矣禮義之教
衰於上廉恥之風息乎下推其故皆起於無不為之一
念安得特立獨行蕚然不可犯之士維艱而推挽之然
而為此亦甚難矣古之特立獨行蕚然不可犯者自處
堅忍嚴苦能行人不能行而其待物亦忠唯殘刻稍不
當意望而去之如許由務光泄柳段干木之徒爵之

而不降禮之而不就抗其迹於巍々之表然其所過必
皆堯舜之世不則秦穆公魏文侯好賢禮士之君而其
人又皆山林隱逸不可羈弔之士故能輕衆肆志全其
名於當代其他若介子推申徒狄屈原賈誼遭時不遇
不能替身遠去而情世疾俗遂至悲憊哭泣戕其生而
不惜君子高其節而閔其窮以為太過之行中庸之不
亂也今先生所遇之時視古人侔如哉而又繫官於朝
其所可則朝廷綱紀之地四方刑獄之賴於平也其所
接則公卿大夫國之勳戚故舊也歷事非不多而過人
衆矣能當吾意而無忤者十不得一二矣將湛乎與俗

同波芟乎與衆人皆惡此捐介之士之深羞也若悼
然徑情直行一發而不顧則進敗國家之事而退莫保
其身徒使人以為太過之行高其節而閔其窮而已而
先生又何慕焉雖然君子之待物不可太嚴而其自處
也不容稍怒夫固有正色獨立一言不失口一事不失
足而終不犯天下之怒者此其間必有道也先生中介
而外沮行峻而氣和雖其持窮蘄然不可犯而在上不
疑在下不忌其於古人可謂取其心而又能去其迹者
矣意孔子之深思而欲與之者其在斯歟予也竊：孤
踪而且迫仄褊狹不能容物庶幾登先生之齋而有變

化其氣質者焉書此復於先生以為何如也

比丘尼潮音塔記

壬寅五月郡僧端和持友人某所書其母比丘尼潮音之狀北面稽顙再拜乞言於予予儒者也請言儒易之言曰無攸遂在中饋女子之職寡酒醴菜善事舅姑此中庸之行也其不幸而貧寡無告則王者有養老之政鄉鄰有遺秉滯穗之利故得優游享愉以終天年後世無之遂有棄家而為尼者亦所以通其窮而全其生也世衰道微陰教不脩人妖女或見于尼媪或群聚乞食或闍堂說法印證有師流傳有派有語錄說偈之書有闍黎上座之號此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潮音

故崑山人姓金氏歸龔某相夫成家力田自給雖大布
管削之服不敢輕御夫歿後孀居自守長子某為僧于
郡之北禪寺以疾先卒金氏痛其生之不振也一旦棄
家為尼端和長號涕泣奉母入郡薙髮於蓮家園而其
身亦棄妻子為北禪寺僧既而母子還故里僦村舍結
茆菴端和奉事周旋無間朝夕金氏乃以七十三歲于
戊戌三月卒於其所居之菴卒之日遠近男女聚觀膜
拜頃咽道路蓋相傳為預知死期更衣坐化者也嗚呼
當其為婦也修澣衣之行齋眉之禮無負於女子之職
及不幸而夫亡子幼則潔身自持屬詩人柏舟之操迨

其為尼也。僦居城外杜門修誦不街弄以惑人不誕謾
以賈利不遊諸僧之門不午豪華之宅而其臨歿則又
心志專凝洒然於生死之際世有不幸而為尼者其亦
可觀矣若端和之棄家從母竭力奉養又皇

斝卮記

馮孝朱君錫鬯貽予斝二云以供飲具予按記曰掃地而祭于其甑也器用陶斝象天地之性也而公劉之詩亦曰酌之用斝蓋古之郊祭天地饗鄰臣會賓客有事於酒者皆有斝在其間然考周禮小宗伯掌六尊六彝以實五齊三酒之物其言制度形狀特詳獨無所謂斝又記曰泰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氏之尊著商尊犧象周尊虞氏尚陶故泰尊无山罍亦无商及尚禘故著尊木犧象亦木止言陶與木不言斝皇氏則以郊祭既用犧尊斝乃置禘宗之器非或酒者然無稽而難信鄭氏

箋詩則又以乾為爵而周之制若飲鄉玉爵大夫瑤爵
士散爵則其去乾益遠然則乾之為用當在太古之初
中世名存實亡已不見施設惟公劉一用之則以遷都
之始新國殺禮之故其制亦不傳於後乾之棄于時久
矣余獨愛其質朴自然不假雕琢又所容不過三合雅
興予量相稱儼其形有類乎卮因名之曰卮而常置几
案間噫合于古而戾于時不陳列于朝廟之上而斟酌
于野人之手斯卮也非予有之其誰宜某年某月某記

六考功畫像記

予所見子底小像甚多此則今歲七月錫山巖君純孫
所圖而請予為記圖為古人之所重所以列美惡昭法
戒漢武厲少子於霍光使工圖周公輔成王賜之成帝
與班伯欽伯指圖教討燕路以諫其所圖者古人而已
其次則司家思念有功德之臣圖而觀之以示後世若
宣帝之麒麟閣光武之雲臺是也其次則士大夫相慕
悅因為之圖以自達其情若顧愷之圖謝鯤於巖間曰
此子宜置丘壑中又欲為殷仲堪作圖仲堪以目疾辭
而愷之作之更美皆出於圖者之意而非待其人之求

益未有無為而作者予則嘗以為今距古雖稍遠然聞
內府所藏唐宋名手閻丘本李公麟輩所圖前代人物
尚存多有見者至於

本朝開國舊臣如兩漢人主所畫諸人類圖於太廟為
有司之嚴事雖非外人所得見當必有之獨傳神一技
士大夫薄而不為鮮有精之者故其間雖有意氣相慕
悅往而不能自為圖以達其情而狹技以遊者藉此為
衣食資市贈伍伯皆得名而驅使之故其技必不精
亦不足重若嚴君者今之雅士非有求于人生平而不
肯為人作一見子底忻然願為之圖此予謂子底畫像

雖多而其最可重莫如此圖也子底為人冲夷淡遠寵辱不撓其心此圖亦飄：有塵外之致頗能彷彿其概昔歐陽公作赤幘傳自比馬遷又謂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怪令人如此者絕少不得盡發之於文嚴君自吳至燕僕：數千里求一人為圖不可得今乃始遇子底一試其技則此圖非獨為子底重且為嚴君重皆可記也子底名士祿姓王氏新城人為考功司員外郎圖成時罷官方三日云

彭鴻臚畫像記

彭鴻臚先生畫像一卷其像幅中布袍兩手抱膝據磐石坐石旁無雜草木前後列楓樹數百株葉殷如花芳妍可愛畫之大都如此予觀宗玉之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木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蓋楓之為木多產層崖邃谷幽壑絕澗之旁車馬之罕經而足跡之鮮至其上則猿探脆狖之攀號其不則蛟螭蛇虺之蟠伏而坎壈朱職之士忽焉過之往之捷心撫膺悲歌痛哭觸於物而感於情誠有不能自也者矣奈先生筮仕於清朝年未及艾解組而歸其於出處之際所攝夷然自得者非

耶而願親身於其間豈其心亦有未能盡年者歟蓋予
與先生交最晚往在京師聞湖南用兵朝廷時發禁軍
駐河湘間月支糧二十七萬其勾稽出入遲速進退皆
取辨於先生特為太傅洪公所倚重而楚中固天下之
佳山水處也戎務之暇飲酒賦詩得相漢沙洞庭揖湘
夫人於七十二年所謂層嶂邃谷幽壑絕澗猿猴麝鼠
之巢蛟螭蛇虺之宅靡不足屢其奇而日收其勝今之
所畫毋乃近之耶嗚呼以先生之才著於岩疆如此年
不聞當守有末次之權僅以量移一官又不獲竟其志
而去以視古以嫌失職之士雖或有間要為不過於時

則一也宜乎其心未能盡平而觸於物而感於情所不免也歟先生歸矣閉門息交焚香晏坐興之所至披圖展翫追想當日勞臣志士提戈躍馬効命宣力之地徒見山高而水清必且塔馬一笑而恍然於今吾非故吾也先生其自此遠矣於是曹學士頤菴王稽勳子庶皆為先生畫像作歌而予為文記之系之詩曰

寢寢彭公爵國之良貌猗而拔神清以揚宜為瑚璉賁于明堂胡虢丘壑嘯咏徜徉楓林幽幽澗水淙淙悲風四野佇立旁皇騷人羈客憤結中腸公豈其徒道世若忘先師有言田行舍藏與時消息惟道之減樂天知命

夫其美傷

梁逸民畫扇記

梁生逸民舊扇寫人物甚工康熙六年張柏畫其卷綴
陳一几几之右隅逆置琴而近內錦囊韜之外與琴比
者卷軸二卷軸之外面兩耳無蓋五分環而直其二缺
一以貫乎耳而為提次卷軸者觚與觚偶而次面者壺
昂次觚與壺昂之下外小觚內一物似昂而畢無耳卷
軸當琴尾之綴紉處占並卷軸而稍後昂下二物皆當
琴之首他則居其中而成列去琴首亦餘而有蓋若以
覆夫似昂而無耳者其下一物巍然高而巨圍中環透
腹寬而較口為殼細紋昂有綠跡摹布如苔蘚而此六

有之或曰洗也或曰非萬則銷也髻者二人一人正席而坐與此對一人坐於几之左隅各以其兩手摩之而相告語又一髻者僮趨來左手執硯右手持杖以指路童子一人被髮奉書冊立於隅坐者之旁睨而視夫來者此其畫之畧也改張柏所自記此出梁生之意漢唐至今歷年久遠其所創造尊彝敦盤屬畫已磨滅無餘雖有傳者其真偽已莫辨矣而髻者不自知其無見也妄欲以手摩而復之世之短長其間者類為髻者者不替不計其目之存亡也漢唐之尊彝敦盤真偽莫辨而性道之異同士大夫之邪正文章議論之美惡貴

劉黜陟禮樂法度之得失其眇茫而難稽嫵姁而難別
異翅什伯於漢唐之尊異敦鑿世之度德量力者寡以
泯：夢：無所見之胸後而是非予奪之豈有當乎此
生之所以屬相而為圖以寓其意也生藏此扇已久今
年春出以示余請余記之余既紀其人物而又推生之
意而發之俾覽者知鑒焉於戲其獨一物為然也哉

翰林院侍講學士廬陵張先生碑陰記

廬陵黃山張先生之葬其孤世坊既請相國馮公表其墓侍即魏公銘其藏學士富公為之傳矣又命予書其碑之陰於哉先生直言在朝廷清節在當世天下之人皆知之無俟予之書之也若其疊疊不已之心進脩罔懈之力朝斯夕斯從事學問之道則惟先生自知之而予烏能知之又烏從而書之也哉雖然予不肖幸獲與先生遊而教登其堂矣莊乎不可犯油乎其可親也一時望之以為真直臣真醇儒而先生自視洞洞翔翔有無纖毫於己也熟聞其言論觀其撰述而因之

考其生平矣夫。夫之於口皆窮之所行筆之於書無非心
之所得。戒慎乎屋漏暗室。恐懼乎荒祠。跬步無或。有
餘而行無或不足也。竊意先生如此。而足矣。先生嘗問
予為學之要。示應曰。為學在力行。生念有程朱諸大
儒闡明而後。孔孟之音炳若日月之經天。惟有尊所聞
行所知。孜孜不怠。莫取空言。渺論為先生拱手曰。子言
是。願與子共勉。旃他日。先生又語予曰。甚矣立行之難。
古人於所當為。靡不為。至敬手足而後無憾。後人偶然
好者。未行一二事。已侈然自足。以為天下莫已若者。是
者。子恥之。某亦恥之。子之與先生往復者。又如此。是皆

其可書也噫後之君子過先生之墓則必思先生之人
思先生之人則必思其亶亶不己之心進修罔懈之力
循是而求之則庶乎其不遠矣先生諱貞生字翰臣
山其號官翰林院侍講學士詳具銘表志傳中茲不載
云

汪母李太君碑陰記

太君李氏江都廩士汪公某之配而中書舍人懋麟之
母也生故明某年歿某年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而請
予書其碑之陰嗚呼太君之壺行誌銘傳表之文述之
詳矣予復何言哉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
惟酒食是議婦人之職主於門內當其安常履順雖有
奇節偉志無從表見於世獨太君有異焉方西歲王
師之南下也楊守臣抗弗從虜兵圍十餘匝鉦鼓聲聞
數百里城中屋瓦震動男女皆哭太君慨憤謂虜士公
曰孤城被圍數窮勢迫且且夕下因勉虜士公速行指

樓下一井曰此予畢命所也及城破太君自投於井越三日事定家人入視太君井中故無恙乃縋出之予觀明兩都繼陷公卿大臣偷活州間甚且覩顏曰恥改面事人比矣太君一弱女子獨予急難之際從容不撓非其平日見義明立志決焉能若是乎余耳中書君賢久近始獲從之游見其為人介然有守及聞太君體不寧憂思成疾急請於朝解其官以歸心甚敬之令乃知非獨處士公之教也慈母之風義有以濡染之使然也余願固鄙僇不偶於時中書君願弗棄再拜泣請感其意深焉故為略去顛眉時書太君之大節以示後

七人



葉文敬公集

傳

少師衛文清公傳

呂忠節公傳

陳侍郎母張淑人傳

李封君賴甫公傳

郭君傳

王台輔傳

像贊附

夏翁像贊

少師衛文清公傳

公諱周顛字聞石姓衛氏山西之曲沃人也少為諸生有毅明崇禎丙子舉本省鄉試第一登進士除永平府推官歷戶部主事員外郎中見時政亂棄官去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求人才可大用者廷臣薦公即家起故官調吏部考功司郎中改文選擢太僕寺少卿累遷刑吏二部左右侍郎工部尚書公居官潔廉自刻苦與人交煦煦可親近遇事可否屹然如山莫能奪主文選錢戶深居謝絕請託有啣之者假他事蜚語中之公不願也在工部馭下嚴受人不敢名一錢值三殿工起

公悉心經畫手勾稽出入省冗費數十萬畿南歲荒奉命賑濟公晝夜巡歷親自俵散全活人無算於是

世祖以公為果可大用數褒諭賜鞍馬及御筆山水圖寵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數日遂與交淵閣大學士兼刑部尚書

世祖聰明天縱羣臣奉職如不及公以為

聖主在上臣下宜潔已守公奉行上旨而已益侃侃自持為百僚宰相三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會

世祖上賓

令上冲齡踐阼大臣枋政公調停官府鎮靜中外功為

多素縝密國有大事未嘗語人即其子弟不與聞故莫得而紀也九年間一出署吏部冢一給假還里旋復位至

今上親總萬幾公喜曰

上神采符

先帝老臣屬疾可乞骸骨矣抗章求去固請始允命馳驛月給俸如在官時踰三年

上賸念舊臣下詔徵入自輔公馳至京陛見條上便宜數事悉嘉納先是公居家夙疾方瘳感

上非常恩強一起至是疾復作

上遣官省視太醫治湯藥公曰綸靡何地其可卧而治
耶復固請

上始慰留繼知不可強乃許歸寵數視前有加又踰年
疾遂篤口占遺疏授家人卷二以君恩未報無一語及
私事蓋自公去位而賊臣背叛西南淪陷上下肝食議
者皆歎公之獨先去而又悲其遠為遠逝老謀碩畫不
得盡抒於時而大用之猶未竟也計聞

工憲惻勅有司祭奠如禮易其名曰文清公憲四十年
為相近二十年貧無餘財官京師聽事前欲滋不能旋
馬居鄉舊宅一區僅蔽風雨瘠田數十畝每輸賦時足

令按冊及之未嘗不歎息歿後啟其篋惟賜幣數端而
性孝友與兄侍郎公周胤相為愛侍郎公歿撫其孤台
揆若子居常會食必呼與己子同侍左右推己廩與台
揆令為兵部員外郎云

或問方藹曰公起即官躋鄉貳名績多可紀及為相雍
容坐鎮議論措施不少槩見何歟方藹曰吁是何子說
之固也夫大臣者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有嘉謀嘉猷則
入告我后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吾后之德斯大
臣之用心也其可與劾一官矢一職活一以功名自喜
者同日誥耶且今天下何病哉在士大夫庶恥日偷止

知為一身計而未嘗少顧國家之恤非居尊位者力矯其敝而毅然身為之倡未見其底也公砥節奉公致身宰輔嘗在不踰素士可不謂熹乎遭逢兩聖不啻魚水之契屬時無事引疾避位獨以難進易退之節風厲天下其行已之取又何如哉在易漸之上九曰鴻漸於陸其則可用為儀夫止九居無位之地其高行世猶仰之公為國元臣躬自克修於上庶幾人見公所為感慕興起回志而易嚮風俗人心其有膠乎功孰大於是或無以應公已亥辛丑兩主春官試方藹公所取士也稔公最深屬公子台端請為公傳并書與或人語於後知

我者其不以爲阿私所好也夫

呂忠節公傳

明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節新安呂公精忠大節
貫徹天壤雖敗聖走卒兒童婦女皆知其偉人也公次
子兆琳來京師請方為作傳自惟何人得泚筆紀公行
事有餘榮焉謹次其大如左公諱維祺字介儒先世自
洛徙新安母夢月墮懷生公舉萬曆癸丑進士授宛州
府推官入為吏部主事升員外郎中先宗初崩中外多
異論百官請見新君諸奄遏不為通公正色曰外議洵
洵正當屏去壅蔽奈何阻臣子之入見乎奄語塞嘉宗
遂御慈慶宮門群臣以次入行四拜禮分位以定登極

前二日諸奄導幸小南城鹵簿已陳公走勸閣臣力請
駕毋輕出遂止退上言殿下一身祖宗所託朕先帝所
鍾慈羣臣億姓所瞻仰起居宜謹問誰翼瓊飲食宜節
問誰視膳左右嬉笑於側問誰釐蕭替御雜進於前問
誰防閑宜令文武大臣更番宿直勿俾宵人親近虧損
睿志方是時公一曹卽爾毅然以安危為己任侃侃論
列皆人所不敢言者未幾魏奄果盜國柄虐殺忠良播
毒海內宗社幾危公亦請告歸僅而得免人始悟公常
日之言豫窺其萌而逆折之鑒明而慮遠也愍帝立起
尚書司卿升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彝館再進本寺卿愍

帝銳意求治好綜覈不信臣下公言陛下為治法堯舜
堯舜之道不過急先務急親賢誠能任一人足鼓千萬
人提一事足括千萬事因陳防微八漸一章秦毋留中
二粟儼毋中易三勿猜嫌臣工四勿傳免進講五晏遊
當捐六詔獄當慎七勿輕用陪推八勿推抑言路悉鑿
鑿切中時病并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先是南中倉
庾如洗軍糧罄欠累年餓殍屢詳公謂此皆貪官蠹吏
侵蝕欺隱不可不急清其本搜北戶部借南糧二伯六
十四萬杭蘇等府侵南部拉漕折銀八萬五千各省未
完二伯三十六萬隱匿布絹紗銀二十四萬清完屯糧

八十萬有奇。文興鼓鑄以佐軍賞。不一二年。南儲遂
實。愍帝議遣奄監視。江九邊兵馬錢糧。公首抗疏言。
本朝祖制。內臣不許典兵。預政。天啟末。年之禍。陛下親
觀。何故自蹈覆轍。辭甚激切。人皆為公懼。愍帝知其忠
不罪也。是時流賊充斥。秦晉蜀楚蹂躪無完土。漸逼
東南。鳳陽陵寢地也。於是。以公為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機務。公感。知過。悉心。經畫。革將吏。苞苴。道。拔。技。勇。勤。操。練。
裁。冒。濫。軍。士。八。千。餘。名。餉。黃。二。十。五。萬。南。境。屹。然。恃。
以。無。恐。又。以。為。民。窮。則。為。賊。今。連。歲。荒。旱。民。轉。死。溝。壑。
又。加。以。無。藝。之。征。求。欲。望。其。不。堅。心。作。賊。不。可。得。也。遂。

條襟項征徭可稍緩者請悉蠲之方公將之南陲辭懇
帝目送之曰此臣可使南乎衆固心害之矣及是每有
奏請多見信納駁之大用忌者益側目會賊渡河犯鳳
陽公遣兵擊卻之而蜚語誣公擁衆不救下吏議逐公
去矣公父避賊洛陽公乃往洛陽居焉崇禎十五年賊
李自成破宜陽永寧進窺洛公出家財助城守叛將王
某引賊潰城家人勸公引避公不可賊生得公強之跪
公厲聲罵賊吾恨無兵馬殺汝此膝肯為汝屈乎時福
藩先被縛公顧曰綱常為重主不可跪賊為天朝羞賊
欲降公公笑曰世豈有降呂尚書哉何不速殺我賊猶

不忠公更為嬖語曰生尚書不直一錢引頸受刃死死
三年賊陷北都愍帝身殉明亦遂亡於熾明享曆三百
根深基固一旦閭閻亡命操臂作難數年之間大業淪
覆雖履霜堅冰其未有自然未嘗不怪其亡之速論者
咸謂其君憂勤於上而在廷之臣營私植黨無一奉公
憂國實心任事者以故上下相蒙國事日壞至於不救
若公者非緩急可恃者歟夫既漸柄用矣而小人害其
寵擠而去之終不令國家少資其力故方為傅公畧去
瑣細而獨取其議論政事關國大故者詳細書之以見
當時未嘗無人而其君不能用非但發明公之萬一也

欲使後之人知所盡也公為諸生即以聖賢自命登第後力肩斯道所蒙徒講學魏庵廢天下書院禁生徒講肆公獨與鄉人子弟結誦不輟直省皆立庵祠公鄉無一人應者在南都立皇社新安立伊洛社造就人才甚衆公為學不務口說以躬行實踐為主自筮仕至大官始終一節惟其於義利公私之介辨之明守之確故利害得喪一不動其心造之既難之日從容致命人以為震世之壽節自公處之一如行習之常而已斯豈世之所知哉公著述甚多尤盡心孝經一書常言孝之道通天徹地極其效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人惡

行之不盡耳所著孝經本義二卷大全二十八卷或問
三卷書成有芝十八莖生於庭云皆行於世兆琳仕皇
清官西鄉知縣今行取在京葉方藹曰方藹生晚不及
見忠節公矣摘幸獲後其子呂君游王戶部士禎向方
藹言人皆曰子迂濶以予視之未若呂君甚也予遇呂
君於人坐上見其稱仁義說忠孝竟日不雜一他語客
始動容聳聽久之稍憐或欠伸思卧呂君不顧語刺
不止以為偶然爾自後凡遇之蓋無不然也方藹聞呂
君在西鄉不私一錢會逆賊造變大兵西出檄書旁午
他令素稱才皆束手獨西鄉民以呂君故老幼爭先負

芻輓粟未嘗一日失軍期嗚呼使呂君與人爭進取較
尺寸誠迂濶耳若朝廷求一個福之士治民民治課事
事最則呂君曷可少哉在昔東漢楊素同為右族華嶠
獨謂能守家風素不及楊唐房太尉以名德作相世號
其門為太尉家故為鳳翔叅軍咸噴噴曰真房太尉子
孫也噫觀呂君蓋思忠節公之澤遠矣

張淑人傳

張淑人者澤州沁水人考洪翼明威縣知縣祖之屏陝西布政司左叅政歸於陳封為事府為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某之配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是敬之母始封孺人進封宜人又進封淑人年五十九而沒有子一十三人男八人女五人有孫七人男三人女四人曾孫男一人淑人幼事父母孝既嫁事姑如事母性端靜不苟言笑暇則好誦四子書及通鑑列女傳能曉暢大義獨不信鬼神祈禱之說相其夫若賓友教諸子若嚴師然其歿也是敬方官京師

天子聞淑人喪遣內閣學士訖泰翰林學士喇沙里以上命慰問之

賜乳茶桐酒

諭以勿過哀既歸其家以淑人祭奠為請故事詹事雖階三品例不得祭奠淑人以廷教官詹事封部議中格天子曰噫廷致侍講惺勤而思弗達毋何以勸勞臣乎特

勅浙司以學士品級與卹於是中外翕然皆頌

主上明聖推恩臣下永遠無極而淑人遭逢之威有子而賢獨獲非常異教為可羨也

贊曰方藹從學士遊久辱知愛數聞道淑人遺事當姜
瓌據大同以叛附者蠶午而起澤州為賊所踞旁掠村
堡封公家郭峪村距州城七十里率鄉民禦之賊射書
誘封公降封公禦之益力淑人甫產女起具糗糧治酒
炙佐封公拊循堡中人堡中人得食咸感激自奮僅賴
以全嗚呼跡淑人所為雖古偉丈夫何以過豈待其子
之賢而後傳乎雖然徵學士則淑人之名終未大顯於
世斯則淑人真賢母而學士誠孝子哉

李封君傳

李公諱北慶字穎甫別字漁父又字惟念福建安溪人
今翰林學士光地之父也少稟異姿讀書能文尚躬行
又通曉世變慷慨能任事鄉人咸倚重焉當明之季學
使者耶君竒其文試高等食廩饒郭既改官遇閩人輒
誦公文由是聲譽日起安溪境隣山海巨寇倚為窟穴
本朝平定東南全閩悉入版圖然所在時竊發環城而
攻連數十晝夜民既久不知兵一旦倉猝股慄束手無
所措乃推公為長公傾其貲餉雜堞繕甲械率鄉里勇
敢為守禦之方甚備三年寇不敢窺鄉人有淪於寇者

公曰是吾耻也諭其魁首以利卒歸之所全活甚衆乙未夏舉家陷賊中公獨身逃走是日天雨竟三十里衣履無沾濡既得脫數薄冠屨與戰寇稍引去難遂解家人亦無恙士大夫聞而嘆曰公以身為邑保障所全戶口多矣克保厥家於重圍力戰之後蓋天道宜爾雨不濡衣若有神助殆先兆乎辛丑貢入京師歸不復仕發古邕教子日聚其族修譜乘葺宗祠所營設皆出私橐不以累族人有先塋犂為平壤子孫不能跡者且百年公憐心然禱得之榛茅瓦礫中凡四丘分已田以贍公祀於是士大夫聞之又無不嘆公為長者公以先地

貴 初封翰林院庶吉士癸丑光地以編修假歸侍公
里門會園中兵變光地義不辱

天子嘉之乃即家除侍講學士

王師入閩有

旨首護公家公父子既被

殊榮益思所以報

國恩光地將詣

關以公春秋高未即行也公追之再乃就道甫及候官
而公訃至享年六十有七其生卒月日子姓詳在誌公
沒後光地復以率鄉人禦寇功進令官

贊曰余與學士交見其言論斬然於世無少屈撓閩難
起臨大節而不奪固信之素矣至其潛匿山中賊踪跡
之終不可得遣間使齎蠟丸行數千里至京師陳滅賊
方略

人主嘉歎舉朝為之色動迨後

王師平閩多用其策又何過變機智不測如此今考公行
事乃知庭訓一出於公公之學益有體有用非拘儒淺
夫所可望生長兵間出其謀算以全邦族特餘事耳又
聞公嘗夢蔡虛齋先生縱觀其語錄夢程伊川先生授
以元冥消息之詩然則公之所契予烏得而量之也哉

郭君傳

郭君名文雄字鳴上山西介休人年四十以諸生貢入京師順治十五年授崑山知縣縣故劇難治其吏人多豪猾凡令至輒先進飲食玩好嘗其意徐以利鳴之不中則又蚩緣其親戚僮奴表裡為奸以是嘗得挾持令長短使不敢詰君赴官未至縣五百里吏人十數輩迎於道君知其意詐稱疾不起而自懷部牒間道行一晝夜抵縣守縣吏方會飲堂廡見一老書生儀狀樸野直上堂踞坐皆大怒叱逐之不肯去視其手中所持若文書狀迫觀之乃部給崑山知縣牒也則大驚互相推擠

仆堂下而前迎令者怪疾久不出伺得其故亦馳歸通
至共叩頭請死罪君笑遣之吏愈恐不肯起乃諭之曰
若所為我盡知之矣今為若計欲舞文亂法快意一時
而身陷刑戮乎欲守法奉公飽食暖衣與妻子處乎皆
曰欲飽暖守妻子耳曰果爾我今貸若罪後有犯者殺
無赦耳吏皆涕泣悔悟終君任無犯法者視事三月縣
中大治盜賊相戒毋入崑山境顧獨弗當上官意每上
郡請謁歸輒齎數日不食因嘔血成疾先是江南諸
郡縣每歲漕時衛軍暴橫朝廷廉得其狀劾部議每漕
百石加耗米十石著為令而軍益驕不肯遵臨取民間

至踰額數倍少不足則取糧戶榜掠之必稱意乃止他
令懦莫敢較若至戒民無得與衛軍相見而身自代民
輸納出入悉準部額不少踰衛軍怒欲中傷之撫其罪
又不可得會君病推官某行部至縣盡反其所為君聞
力疾起語推官曰某與公共事此土奈何不為小民計
且糟百石加耗米十石

明旨也公不念百姓獸不畏朝廷耶推官怒語侵之君
爭愈力口中喀喀然血嘔不止良久疾不支扶歸舍竟
卒推官聞遁去吏民聚哭於庭發其橐啟衣數事而已
君早喪妻無子携姪子之官道遠喪不能歸縣人共買

地葬之馬鞍山之陽而立祠其旁歲時祀焉

贊曰余已亥春客京師邑人南來者言若死時民皆羅市往弔弔衣致奠及葬日他邑未會者教萬人吏民哭之如其私親又言若死後上官修宿憾以崑山缺舊餉若平欲逮繫其孤民聞之置櫃中衛代之輸納雖老嫗孺子亦以百錢投櫃中曰我不忍見郭公孤被囚辱也其得人心如此嗚呼世但言庶吏不可為豈其然哉余悲若之志未竟一二而貴恨以死又悲崑之民困於湯火久矣方得一人如若者而又天奪之速故為作傳俾後之君子有事斯民者覽予之文或有感而興焉

王台輔傳

王台輔邠人也明太學生崇禎甲申三月聞都城破痛哭告人曰我必死越數月果死先是台輔未死前飲食起居皆如常時然遇人輒語以死人或不信又久之語如故人更厭且怪或面誚讓之台輔曰吁我家尚有粟吾粟故國粟也不忍遺他人欲自食盡然後死耳語罷復嗚咽不已一日遍辭鄉里曰我粟盡矣請就死乃駕一小車悉載其生平書冊服玩及酒數升車上懸一縷一奴子御且飲且行至象山謂御者曰止我死此里人聞其將死疑信相半悉從以往至是無不歎歎累泣或

更携酒脯設生祭台輔皆為引滿盡歡大醉躍入緣遂
死死三日有僧過山下大笑曰此即狂生死所耶語未
竟若為所擊者趨入一寺伏地死於是里人又以台輔
致為神云

葉子曰予見時人所作王生台輔傳病其死亂難請稍
刪止之明北都之變公卿大臣偷活草間者多矣台輔
一書生可以無死而後容就義若此亦勇矣哉昔韓退
之作羅池廟碑後人識其語恠而予未載僧死事蓋仍
舊文且哀台輔不欲沒其實也

夏翁像贊并序

余讀漢書紀揚玉孫事當其存日預勅子弟異時必羸
葬我使膚親土可以速化及晉有劉伯倫者蓋任情恣
縱每出行令人荷錡隨其後曰死便埋吾二子所行雖
非儒者中正之道以視世之蠅營蟻附後後不休及其
既盡猶欲深藏牢固為不可拔之計愚智則有間矣然
予有疑焉王生因為老氏之學者方將以身為大患而
速去之為幸乃猶諄切告誡慮及於形骸之化不化何
哉伯倫之視其死可謂達矣然亦未免眷眷於六尺之
軀而不欲使暴露故蘇子瞻為詩譏之云常怪先生死

便埋豈伊忘死未忘骸蓋指此也若景初翁則不然翁之言曰人之生寄而死歸也譬諸主人親駕於逆旅而己方其少憇則圖其安適焉有主人既去而為逆旅計久遠者哉吾見世之厚葬以奉死者何其慎也我死後其為珠襦歟玉柙歟萬人祖送歟投之水歟畀之火歟鳥獸之啄噬而魚鱉之吞噉歟均與我無與也我何庸心焉蓋翁之為人予知之知命而不憂樂天而無悶優游夷愉年及八十尚有嬰兒之色宜其見之超曠如此豈二子可同日而語耶一旦出其畫像請予題識予曰翁既幻視其身矣奚用此像為又奚用予之題識為翁

笑而不應他日又請予請之數四退而察其意若以予
言為必不可已者嗟乎王孫伯倫能為高世絕俗之行
而不能忘其區；無用之一身翁能忘其身矣而不能
忘其身外無益之虛名是豈其中均有未能忘者也吾
將復見翁而問之為之贊曰

以為今之人歟則其性情與行事尚非昔之高人奇士
可偶而同者也以為古之人歟則其狀貌與姓名又似
世之兒童婦女可玩而誦者也嗚呼吾將與翁逃於真
率而遊於鴻濛庶幾見之者忘其為伯夷之隘而柳下
之不恭